



832698

文貞公集卷五

文貞公集卷五



張玉書素存著

素存著

張玉書

山序而後錄墨華間取千余因欲張想其地流合

方一科之文初出譬若穠華錯采美不勝收次之而

霜降木脫錄不數人人不數藝縱或闖者嗜好各別

而論定之後亦所見畧同則爲思其所以刊落與所

以久而不廢者大抵巧不如樸繁不如簡華不如實

文貞公集

文貞公集

卷五

一

縛不如潔準理命意而緯以六經諸史唐宋大家之

文辭雖方圓奇正不名一轍而精力之所融結皆不

可得而磨滅也豈獨六十年之文爲然等而上之亦

猶是矣桐城吳君潛昭濡染家學研精制舉業二十

餘年持議侃侃與余意合近偕家弟韋存讀書北固

山房評選程墨畢問序于余因爲述歷科源流分合

之故如此而竊自嘆倖遇之早又不幸而闡牘爲四

方名流所許不能自匿其瑕三復茲選不禁汗顏而

龍河于先生以名進士歷諫垣躋卿貳爲國家心膂大臣距其習帖括應制舉時二十餘年矣而於制舉業深嗜篤好不啻飢渴之於飲食閒與余論數科來文章之變抉弊指瑕鑿鑿乎深中其膏肓而洞燭其標本顧以余爲知言也者一日持所積舊稿若干首過余謂自通籍後藏弄不以示人今以授子子爲我序之以余夙承先生緒論固知先生于文窮相極形

不名一家者矣雖然自昔作者牢籠萬態馳騁百氏而精神貫注各有其用意之所在先生所以爲文之意亦有可爲余述者乎先生曰文章之道期于明理適用而已余之於文也嘗穿穴乎聖賢立言之旨及宋諸儒訓釋之義研同晰異以力求其解矣既得其解稱心而言思舉所得于胸者畢達于辭而後已然而臨文蹴踏有深懼焉四子之書稽實待虛與易同體今隨舉一言引致于日用參伍於政事世變之興

替舉措之得失如著命如數計莫有遁焉者也作文者不能根極理要考證踐履而徒區區飾浮游之詞以簧鼓一世其罪與侮聖人之言等余學殖荒落牖中窺日止見一隅獨是隨目所見吐而爲言不致爲卮辭勤說者之所借口庶幾其無內疚矣乎余受而讀之喟然而嘆曰甚哉先生之文不爲苟作者也其波瀾相推而莫知紀極文勢之壯濶也析殿最于鎔銖核去留于毫芒者文體之精潔也大雅奏而黃鐘

鳴武庫開而五兵列文氣之雄傑也要其大旨歸于明實理究實用無剩義無溢詞而止嗚呼文章之變日異而月不同變至今日稱極盛矣顧不善學者屢變而失其旨則勢不能無弊工取側勢巧避正鋒其失支貌類渾龐精氣不屬其失膚三者之弊彼此交譏其爲本原不足則一而已得先生爲文之意以倡導後學變不詭正久而彌新所謂有本之言固如是歟夫先生方揣精國計以經濟大業爲海內所爭仰

制舉業特餘緒耳然而先生之所爲文明理適用之
文也經術經世卽于習帖括應制舉時卜之豈俗學
朝榮夕萎分文章經術爲二物者所可舉似也哉既
卒業敬書卷端以質當世之知文者

文貞公集

卷五

五



卒業題舊卷端以質當世之知文者
博榮於萎分文章經術爲二物者所可舉似也哉既
文也經術經世卽于習帖括應制舉時卜之豈俗學
博舉業特餘緒耳然而先生之所爲文明理適用之

徐原一制義序

國家設制舉以綜綱天下士三十年矣豐水有芑生
材不盡扶輿靈淑之氣磅礴而鬱積而科名文章之
盛萃于一門往順治己亥立齋先生荷
世祖章皇帝殊眷以第一人登第學者翕然誦法其
文比于金鎔竹范距今十年而立學之伯兄原一復
以第三人受

皇上特達之遇而望益增重嗚呼何其盛也夫原一

文貞公集

卷五

六

之負重望于天下者以文章不以科名自有制舉以
來擢上第者踵輒相望一二鉅公宿儒以高文典冊
照耀館閣固已巋然喬嶽矣至於俗學師承詭合有
司之繩尺獵取科第而其文亦如春華不實不待風
凋木謝之後而已委頓刊落無復存者文章聲價曾
以以科名軒輊乎哉原一當庚子舉孝廉名震都下
一時論者已竊歎遭遇之晚乃又中更軾軻極迤邐
陪頓之狀然後得第一得第而聲華烜赫儼然埒于

鉅公宿儒則老其才以使其文之必傳于世蓋造物之意也今原一之文具在雅自矜慎藏弄筐衍而四方踵門傳寫日凡數輩行且不脛而走海內夫亦知原一之所以爲文者乎濡染古學博極羣書胸中經緯史無所不綜貫制舉義則成宏以後先正大家無不銖黍稱量取材博而利用精其深造本原如此宜乎馳騁萬態牢籠百家而不同於剽耳竊目之徒過時而速敝也雖然文章根乎至性徇人而封已梏

言而蠟貌雖雄辯極麗亦元裕之所謂不誠無物而已原一兄弟友恭內行淳備重交游信然諾至性鬱勃發而爲文章語有之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是則原一之所以爲文者矣愚嘗歎功令三歲一比士自帖括而外別無登進之路異時三事大僚悉由此出而士子猥以無本之衷不誠之學僥倖名器習爲固然豈獨其文易敝且岌岌乎有世風士習之憂得篤行績學如原一兄弟後先參錯於西清東序之間以挽

頽俗其有濟乎余自幼隨伯兄禮存獲交于原一立
齋暨仲彥和十五年於茲今余兄弟又得追從兩公
之後出入直廬而彥和客都門亦時出其文以相質
余自顧淺學薄殖曾不足仰媿公家萬一獨是明習
經術砥礪行誼甯恬毋競甯質毋華願與原一兄弟
終始勉之使當世不徒以科名文章相夸詡庶幾無
負國家知遇之恩也夫

文貞公集

卷五

八

負國家知遇之恩也夫

孫汝煥之對當世不徒以科名文章相夸詡庶幾無

孫汝煥論谷論當世不徒以科名文章相夸詡庶幾無

余自顧淺學薄殖曾不足仰媿公家萬一獨是明習

余自顧淺學薄殖曾不足仰媿公家萬一獨是明習

余自顧淺學薄殖曾不足仰媿公家萬一獨是明習

余自顧淺學薄殖曾不足仰媿公家萬一獨是明習

熊鍾陵先生謂余曰前輩讀書自應童子試時便自不苟其爲文窮變極態雖小題亦鑿然可傳旨哉斯言可爲後進箴砭也今時所爲學者大都鹵莽滅裂取悅時俗而已傳註之書童而習之不求甚解先正大家稟經翼傳之文棄若塗羹舛聲繪影如傀儡之眩目見有獨出手眼者雖心躓其言而必曲爲之說曰是不利于場屋浸染既久舉天下士子所爲制舉

義淺庸膚俗類出一手爲主司者或不得已就所見而甄錄之而士子遂相率以庸淺膚俗爲功令杜子美謂詩有僞體黃山谷論字法謂近世弄筆旋繞號爲草書今於文見之矣嗚呼何其陋也韓子之言曰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士習之衰學無根本持苟且徼倖之心以應功令而其文亦不久而自敝夫士子委費進身獨有文章然且以苟且徼倖爲逢時之技則策名以後依阿泯湮亦約畧可觀矣

頃

詔制科復用帖括廟堂之意重以經術望天下士宜
亟得淵博湛滿倡導風氣之文出而救之孟起紀于
從西清餘暇手舊稿一帙示余余讀之而幸吾言之
有據也其所謂傳註穿貫該洽而非傭耳剽目之傳
註也其所謂先正大家嚼馘吸髓而非揣摩捫燭之
先正大家也夫惟大雅卓爾不羣其是之謂乎孟起
與拙菴子湘諸伯仲以詩文名海內三十餘年矣拙

文貞公集

卷五

十

菴子湘先後成進士孟起今始用射策登第顧於是
編斤斤不忘故物以視夫朝而艾獲日中而棄其鏹
銓者相去不啻什百非深造篤嗜于斯道者而能若
是乎余故拭目文運之興而深嘆孟起老成宿學不
以苟且應功令願天下讀其文而思其學之有原本
也是爲序

書歸懷真恨却辭願堂之意重思錄肅堂天不士存

十三太史合稿序

代

國家以文治磨厲天下士自乙酉迄今辛丑文體凡三變方酉歲肇舉賓興令甲未布余不佞承匱典南省試務求援据大經依傍傳註以闢一代風氣嗣後士子耳目漸束準繩壬辰試士南宮余忝爲貳時則按理切脈譬校益嚴譬御馬者始欲其就銜轅而繼則欲其致千里也邇年來文體稱極正矣而矯枉之過趨于薄弱識者憂之夫文章與治道相表裏治有

文貞公集

卷五

七

治體文有文體濟五味爲羹和五聲爲樂晏子之論治也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陸士衡之論文也國家用制藝較士猶唐之用詩賦論運會則今日方在初盛乃不爲燕許沈宋金春石曼之音而流漂嘈噴會郊寒島瘦之不逮豈所以發皇盛治哉今年新天子卽位天下士適當就禮闈試予承

簡命再典厥事自惟謏鄙思仰宏

聖主闢門之化凡羅而列之貢書者披文相質華實

並收蓋十八年間文體三變而予謬稱主司皆得手
定其甲乙窺覩是科文嘆國家涵濡之澤深也豐水
有芑生材不盡而是科則採薪積慳左掇而右拾者
矣館中十三子以課業餘暇各出所爲制舉藝將彙
梓行世問序于余余覽而憮然曰是真所謂金華殿
中人語也館閣之文海內模楷今諸子文具在雖吐
精發性言各一家而其鑿鑿乎稟裁先民規步大雅
者之如出一手是不可爲天下鵠乎而余更有爲諸

子昂者諸子以制藝七科名特一經生帖括耳今旣
厠密勿建梁之地一旦

朝廷有大制作促召給札非博洽典故烏能倚席立
辦仰稱

上旨以諸子之才如朝陽之映若木擴而充之何取
不至自茲以往日馳騁于經史百家之書以一物不
知比于不識甄益之恥可也

大江以南新都稱詩書文獻之國蓋黃山白嶽之麓自有宋以來多傳經明道之君而紫陽夫子崛起其間集諸儒之大成論者以其地擬之嶧山沂水繼紫陽而起者雙湖樗庵東山三先生爲之羽翼修明而聖人之遺經始炳於星日其文學彬彬載之史氏者視他郡國莫之能及也功令取士崇尚經術要在誦法先賢而師其爲人用備學古入官之選况生其鄉者哉數十年來知繼三先生而起者之必有其人也

辛未余奉

文貞公集

卷五

三

命較士南宮與同事諸先生矢志交儆慎以蕝事暗中尋索得一呈卷含英阻華而不亂于才左徵右羽而不束于法理則折中于聖經體則步趨于先民揚而視之溫潤以澤也抑而審之縝密以栗也意其人必大雅不羣介然特立之士也以視諸先生諸先生皆曰然乃舉以冠多士暨撤闈捧雉來謁則新都張

子蘧若果魁儒名宿潛心經史守道安貧屢躓于公車而不挫其志者也張子戊午登賢書被放者四而閉戶掃軌授徒以自給足不涉闕以外惟寂寂乎一編思欲有所發明以嗣續鄉之先哲而出其生平所簡練以程及門者余受而閱之大都恪守乎成宏大家之尺度而膏沐于六藝之芳腴原道則醇以深論事則約以達刻意匠心歸于自得無窘步焉無躍冶焉其賞心而拊節猶之往日闡中展卷時也吁張子

勉乎哉自有制科以來其登甲科爲舉首卓然有所樹立爲世所稱道弗絕者幾何人卽前明成宏正嘉之際號稱得士而縷指其間德業有聞于時而撰述足傳于後者必科名與人地交相重者也張子勉乎哉卽張子之鄉先哲雙湖樗庵皆絀于一第東山晚而就辟而三先生之言論風采爲儒者所依歸如此卽有宋三百餘年以巍科起家者未易臚舉而黃裳榜試錄獨傳之至今尊爲天球宏璧以紫陽夫子於

是科登第也張子文近乎道而積學勵行其進未可
量盍以三先生爲梯筏而進而私淑於一代大儒之
緒言攷其立德立功之本末非惟知之亦允蹈之張
子其可以弗心切嚮往也哉吾願張子亟有以自勉
矣

文貞公集

卷五

五



矣惟子從者必科名與入地交相補者也張子勉乎
予其可以弗心切嚮往也哉吾願張子亟有以自勉
矣

蘇言實其立齋立思之本末非惟知之亦允蹈之張
子其可以弗心切嚮往也哉吾願張子亟有以自勉
矣

張保登親出鄉半交我平前重轉學韻特其進未可

賀董公序

昔者成周盛時周公召公分陝東西出爲二伯而其入輔王室也則周公爲太傅召公爲太保蓋中外脉絡聯而爲一方其在外則政令德教播之民間者一皆可以自斷而無旁撓中制之患及其在內則凡五方民情土俗之宜與其利弊休戚之所莫不灼知洞見無有壅蔽而瞽惑之者是以坐於堂皇引綱挈領而國家之規畫措置固已風行天下而無不當其後

文貞公集

卷五

七

仲山甫當宣王時外領諸侯內養君德入而典司政本出而經營四方詩人述之載于大雅其識同也三代而下出入中外者雖不乏人然往往不無爲偏重而貫注聯屬之道漸以微矣我朝之制由侍從至六卿御史大夫者不復出爲督撫由外吏至督撫而入爲卿相者亦不數數見獨於我平原董公所以用之者有異焉公起家禁林致位九列視學首善衡文南

宮

天子寵之者至而其職皆詞臣所序遷其任亦皆詞臣所應得也顧嘗用公爲御史大夫又任公以江督又命公爲少司馬又特授公以督漕人皆以

上之用公獨破舊格爲說而不知此正

聖天子之以周召仲山甫待公也蓋天下才德兼備如公者不一二觀向使專用于內而不用於外則其綜敏練達張弛文武縱橫盤錯風馳電震之才無由自見常用於外而不用於內則其丰稜骨鯁強毅果特侃然正色不激不隨之法亦將有所自闕而或悵悵於學士大夫之望是故

上之所以用公者外收其保釐屏翰之功而內資其耳目腹心之助蓋公之才德固無施不可而

上之用公亦實有中外相繼貫注聯屬之意而惟公可以當固召山甫之重故其所以破舊格而用之者如此然公旣屢用之于外而今復大用之於內從此而秉鈞衡籌密勿則一代偉人之頌余又將爲公述

之矣臺中諸君子喜公復來言路踴躍合詞請文賀
公余與公同館閣久又爲吳人被公之德甚厚樂其
道之大行而非一方之所私也于是乎言

文貞公集

卷五

六



錄之大有非一也

奉余與公同館閣久又爲吳人被公之德甚厚樂其

道之大行而非一方之所私也于是乎言

大司寇新城王公壽序

自昔名臣耆碩樹功德于不朽者莫不兼以立言爲重而其言或傳之一二世或傳之數十百世大抵因乎其人又因乎其時三光五岳之氣蓄而後發發而當極盛之世則其人既與運會相表裡而其言之傳益宏且遠斯德與功亦兼舉而並茂焉吾今於大司寇新城王公見之公家世清貧表著東土自尙書見峯公布政使康宇公以勲名治績彪炳前史暨匡廬

文貞公集

卷五

十九

先生胚胎前光位不滿德名德之盛獨鍾于公公弱冠登上第起家揚州司李風流文采照耀江左嘗過江徧遊京口諸山所至輒題壁時先大夫方里居把讀公集有天才獨絕之嘆洎公官郎曹偕伯兄西樵先生並負文望一時名人傑士咸望走恐後得公一言獎藉以爲榮而公亦力以倡明古學振興大雅爲已任孳孳然汲引海內後進不遺餘力

于是

天子素聞公名特擢詞林入直禁近游歷臺署晉長
秋官中間敷教國雍校士南省凡所題品薦拔俱名
得人自通籍以至于今雖官有內外任有煩簡而無
日不以文章爲事平居鍵戶著述旁搜遠紹每朝廷
大制作大典禮多公所參定兩奉
命告祭岳瀆輶軒所過東涉嶺嶠兩經秦隴山川風
物各成一書故公之文往往播于歌頌刻于金石達
于通都大邑抗于荒陬海筵自本朝用文治六十餘

年未有若此之盛者也余竊嘗謂公之學以經史爲
淵海以諸子百氏爲波瀾主于區明風雅扶翼世教
其功於後學甚大少爲理官中更執法掌禁詰奸屢
奏平反其至誠惻怛之懷溫柔敦厚之意藹然時見
于篇什咏嘆之內其德于斯民甚厚而又遭特承平
天子方嚮文學昭回之光下被四表公於其間黼黻
休明導揚美盛如臯陶之陳謨召公之矢音非若晚
近能言之士彘彘以風雲月露自表異者比也所爲

人與時合而立德立功與立言俱不朽者非公其誰
屬哉歲八月爲公七十稱慶之辰諸門下士以余與
公同主辛未試事請余一言以介祝嘏余惟公人文
領袖四十餘年吾先子之所敬而慕也吾何能指述
萬一逡巡久之而舉不朽之說以道公之實且以爲
公誦昔衛武公年四十有五猶自作懿戒之詩公今
年正未艾則其立言之宏且遠者亦正未有已也詩
曰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惟公似之矣謹序

文貞公集

卷五

世

行誼以文世其以莫不增惟公似之矣謹序
辛丑未艾則其立言之宏且遠者亦正未有已也詩
公誦昔衛武公年四十有五猶自作懿戒之詩公今
萬一逡巡久之而舉不朽之說以道公之實且以爲
領袖四十餘年吾先子之所敬而慕也吾何能指述
公同主辛未試事請余一言以介祝嘏余惟公人文
領袖四十餘年吾先子之所敬而慕也吾何能指述
人與時合而立德立功與立言俱不朽者非公其誰

大學士澤州陳公七十壽序

國家久道化成太和翊洽六十餘年間宗工巨僚以大耄聞者史不勝紀大都功成致政享優游巖壑之適者居多惟近歲寶抵益錢塘漢陽真定宛平諸公身秉鈞軸而壽踰耆年後先相望蔚稱極盛蓋聖世協氣之所萃川嶽神靈之所鍾天人交應乃克乘時挺生非一朝夕所能致也今于大師相澤州陳公復見之公弱冠登朝卽以文章受知于

文貞公集

卷五

三

世祖皇帝泊躬親大政開

今上講筵直禁幄由侍從游歷卿貳兩掌邦憲四登尙書挈持綱維表率寮案遂進參化權弼亮左右自通籍五十年以來白首一節終始無間

辭盈蓋

上之所以眷倚公者久而益深而公之所以勤勞事上者亦久而未艾君臣相得昔人謂之千載一時夫豈易事歟惟公以清挺不拔之操獨立不撓之概益以神明光大之氣宏達魁傑之才敷歷諸曹所至多

有興革比入政府百司庶務無不穿貫其源流而該舉其得失則更事之熟也公政之暇博極羣書經經緯史期于適用爲文根極理要一時大著作類出公手詩陶鑄百家牢籠萬有而一以少陵爲歸

上每覽公篇什深加激賞嘗

特賜御製詩一章以示褒美比年詞館諸臣奉

詔編校典籍

上念非公莫可總其成者故既參機務仍以直內廷

文貞公集

卷五

三

爲耑職焉詩有之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孔子說詩曰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曰此文武之德也書曰天壽平格言天無私壽惟平格者壽之平者坦然無私之謂也

皇上壽考作人大啟無疆之厯服而公秉坦然無私之性茂樹保乂之功以助流時雨之澤天其相之矣公今年躋七十視聽不衰神明益玉而又長君以詞林出佐邊郡次君以學士同侍直廬誠所謂身其康

強子孫其逢吉者繼自今番番黃髮備既醉之五福而佐

聖天子萬年之休以視前數公功名第祿不更有過之者與余隨公廻翔史館四十餘載又得與公後先曷政地頃者兩偕扈從南歷江浙曾奉

特旨賜遊湖山留連竟日於時道旁觀者咸指目爲二老而余自愧鬚眉衰白不逮公遠甚茲因公門下生之請爲述公之事業本于學問壽考篤于性情而

文貞公集

卷五

七

推極于川嶽之鍾靈協氣之萃應以明元老受福之有自者如此亦庶合於大雅詩人之意也夫是爲序

昔者觀滄海山嶺數百里我親見矣應香領諸君自爲

其意即香雨留風發前想玉帶會萃
之春與余翻冬感履與諸君手攜歸交語與公等共
學天子萬年之休以視前數公也各兼親不更言
番番黃髮備既醉之五福

大司農徐公六十壽序

丙戌秋八月戶部尙書徐公督修河工告成自江南
歸京師復公之欲復然而盛效非足也夫矣公之
命趨赴河渠焉萬世永賴自古知此之數民是未
行在所之凡一萬二千六百有奇其備資帑金二十
天子深嘉勞之錫賚逾等先是千六百有奇所之其
土五廵江淮指授方畧河工已卽敘矣至是復出十
睿謀開濬高堰三壩河以工務重大

文貞公集

卷五

七

特命公往監督公於是相形勢程土物議遠邇料盈
縮賦職任役人樂趨事自經始至訖功凡累百出十
日提之長以丈計之凡一萬六千六百有奇河之長
以丈計之凡一萬二千六百有奇其節省帑金二十
餘萬兩河流湯湯萬世永賴自古成功之速且易未
有及此者公之爲功於河而德於淮民也大矣公之
在淮也會翰林掌院學士缺真對工告成自江南
上以公文章經術冠絕當代遂

命公以本官兼院事延推教習庶吉士久之難其人
上度無出公右者復仍以屬公戶部主天下財賦盈
虛出納關國家之大計而翰林育材成德以儲公輔
之器尤政理之根本公以一人兼之非公政事文學
實有足以追配古人者亦安能致
上之眷注篤而信任專如此也初公以庶常授檢討
上試諸詞臣於內廷擢公文爲第一後連七七試皆
第一一時警動朝野旋充講席與睢州湯公同職

文貞公集

卷五

七

上已深器公駸駸嚮用矣有忌而厄之者久之乃侍
講筵列坊局

上愈欲試公以政事遂晉秩卿貳厯副都御史工部
刑部侍郎奉命巡撫河南持憲執法平刑掌土皆有
治績可傳道而河南之政爲尤著河南地大物博吏
多不自修飭公至一嚴苞苴饋遺之禁以身爲倡召
諸屬吏於庭詢其地之所出舊例官之所入與其家
一歲之所需幾何裁濶狹與相準度俯仰足以自給

而已外此取民間一絲粟者以白簡從事無所貸吏
惴惴奉法不敢欺給又感公之恩而幸廉之可以至
於是百城之吏無有以賄敗者因是爬梳利病鋤奸
蘇良觀農桑興學校輯軍旅生聚教訓三年有成民
用大和河南士大夫至於小民交口以爲本朝數十
年來巡撫未有如公者也憶辛巳冬被

命召對

上問江南民風吏治甚悉遂問河南巡撫徐某居官

文貞公集

卷五

七

如何具以實對

上曰然朕亦聞之徐某起家詞林居官如此不負朕
所委任矣嗣後玉書每侍

上稱羣臣之賢者必曰徐某徐某云蓋公以和平正
大之氣精敏練達之識敦裕博厚之體清而不激嚴
而不苛察而能容溫而能斷故能周知物情洞悉人
隱使人畏威懷德而樂趨之上以副一人倚毘之盛

心而下以造斯民無窮之厚利然則公之所以受知

於上與上之所以知公者誠三代以下所罕觀而千載之後猶有餘慕者也初公以己未分校會試甲子典江南試皆稱得人甲戌會試公爲主考官所錄皆瓌璋博達之士列于臺省館閣者是科爲多今公復命而歸值公六十誕降之辰其門下士等乞余一言以介壽余與公同朝久知公最深而余之子逸少又公所錄士也故不敢以不文辭詩有之召伯有成王心則寧又曰吉甫燕喜旣多受祉公之告成而歸與

文貞公集

卷五

其

召伯同而

上之寵錫公者卽吉甫之所以受祉者也繼自今天壽平格黃髮台背公之功名方且熾昌盛大佐天子錫福兆民余更請歌南公萬壽之詩頌公矣

典

於

於

大司寇健菴徐公六十壽序

大司寇健菴徐先生以今年仲冬二日稱六十壽時先生方予假還崑山用宋司馬文正故事以書局自隨里居編輯於是鄉之士大夫謀所以壽先生者先生固辭諸君子乃寓書京師屬寄亭太史乞文於余且曰司寇自通籍臥來二十年矣其在翰林蓀黻太平潤色鴻業天下望之如景星慶雲鸞翔而鳳翹及總風紀長秋官興立齋先生左提右挈協心力以贊

文貞公集

卷五

九

邦治功名之盛莫與比儷而先生尤以文章受天子知遇凡朝廷有大著作必屬撰定洎展祀得請猶召入內廷諭以史事陞辭之日復親灑宸翰賜額以寵其行古今儒臣之被主眷未有如先生之渥者也惟公共事館閣知先生深爲舉先生之抗直立朝精勤奉職質言之以侑一觴可乎余曰唯唯先生服官大節諸君子已得其實矣顧余聞之楚子木問范武子之德於趙孟趙孟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

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媿辭夫以士會之歆
享神人光輔社稷功業至爲顯懿而趙孟畧而不言
乃特舉其家事得無盛德感人之實有不在於昭昭
之迹者乎今先生賢過士會而諸君子之所稱述曾
未有得於趙孟之旨窃以爲未盡也寄亭作而言曰
微公言諸君子固有請矣往歲吳中荐饑先生餽粟
千鍾全活以萬計又做社倉遺意歲輸數百担以備
荒札復高忠憲同善勸分之制以通有無過有

詔旨蠲貸則私家租入悉予而不取而又收育遺嬰
廣瘞道殣施惠犴狴衣冠之族有鬻女償官逋者率
金錢給之仍擇士爲配其武陵安定太原潁川諸舊
族累世淺土輒爲經紀襄事其賙恤惇困如此崑山
學宮圯董率締構不數月而鼎新萃子弟秀異者於
學舍多方誘掖之有不克自振者爲延譽汲引俾咸
就而後已其推獎寒畯又如此凡此數先生與果亭
立齊兩先生倡導於前而藝初章仲實均道積諸君

推而行之於後仁聲義問洽於吳越行道之人至爲
感激隕涕其所由來非一日之故矣余聞之喟然興
曰自世教衰而陸媻任卹之誼不講士大夫居其鄉
者鮮有鄭罕宋樂施而不德之風而持論者猶且以
近名爲口實無惑乎風俗日趨於鏤薄而莫知所底
也今觀於先生行事然後歎康濟斯民膏潤庶物之
道一以居鄉教家爲本詩有之夙興夜寐洒掃庭內
衛武公年逾九十矣而作懿戒所謂有覺德行實自
庭內基之敢稱此詩以復於吳郡諸公而因以致無
疆之祝於先生揆諸趙孟稱士會之義其亦有當焉
否也

文貞公集

卷五

大司寇運青張公壽序

康熙戊子九月總河遂寧公疏報秋汎情形具言水勢雖長修防宜謚命公以五體赴會所務及至至皇
皇上臨軒褒歎謂河臣自蒞任以來殫心盡力所用
河帑謹嚴明晰絕無糜費比年兩河安晏堤岸無虞
深可嘉悅又閱月二十八年黃淮並漲黃水縣災
特旨召公爲刑部尙書仍令舉所知以代舉朝士大
夫咸頌

文貞公集

卷五

三

皇上知人善任信人不疑而益服公清勤著績憂國
奉公有以深信於

上爲不可及先是三十七年黃淮並漲黃水灌洪澤
湖湖漑六壩旁洩由運河入下河傷民田甚眾于時
任河事者竭蹙補救糜金錢數百萬迄無成績

皇上憂勞萬民特命公以正卿往督河務公既至祇
承

簡命日勤勞其耳目心力以籌度地形水勢每當洪

濤衝波頽沙陔岸盲風暴雨之侵逼嚴霜酷日之觸
冒周行巡歷必躬必親於是度土方均丈尺揣厚薄
定高下量功授職舉賢而任能凡金錢之積於公及
領於官而賦於民者日程月要絲粟以上無敢冒也
亦無敢濫也公既正己以率屬而其下遂皆祇令奉
法洗手將事惟恐隕越公蒞河今八年餘矣築清口
挑水壩浚張福口引河修歸仁堤疏人字芒稻涇澗
諸河開大通口閉仲莊閘改由楊莊新河增築五里

滾壩用使淮水暢流敵黃黃水北趨不至倒灌河身
寬通岸高堤堅大漲不溢民悉免於昏墊頃又

命都統孫公冢宰徐公于高堰三壩下築堤束水復
於蔣家壩濬河建閘而善後之策一屬於公凡此經
畫皆斷自

宸謀訓示明切而惟公冰心強力實能恪遵指授以
爲德於斯民而

皇上所以眷注倚畀公者遂如此其久且篤也公起

家庶常敷歷中外所至有聲跡巡撫兩浙歸裝惟襍
被一囊視學江南振拔寒畯公明莫與儷及總制兩
江始至之日墨吏望風解綬蓋公之生平淡泊根於
天性而又見義必爲獨立無倚不以禍福利害是非
毀譽動其心其識見之堅定學術之直方誠有卓然
大過人者倘無公之素績而欲矯飾以效公之萬一
庸有當乎今公年屆六十積勤之久鬢髮半蒼而神
采益旺方迎養大翁于館舍修承歡視膳之樂則精
文貞公集

卷五

詩

明強固天實相之公門下士於公仲冬生辰謀所以
壽公者而屬余一言余爲備述公功名德業有自致
期頤之理而無事卮辭以爲祝也惟詩有之維嶽降
神生甫及申其誦申伯則曰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公
之懿美與崧高之詩今古相望

天子懋嘉乃庸行且入秉鈞軸以登一世于仁壽豈
特南邦是式而已南山之詩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又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敬請爲公連類而誦之

大司農人岳王公八十壽序

大司農福山王公敷歷中外三十餘年巋然負海內
鉅人長德之望不獨以才畧幹濟爲一時班行推重
已也先生自庚午而後引年者再癸酉夏復抗章陳
情辭甚切摯

天子召見兩苑詢問年齒動履甚悉旣退閣臣入奏
上願書等諭曰尙書某精力尙健老成人不易得也
可降優旨慰留之于是書等同奏

文貞公集

卷五

三

聖恩篤念老成如此豈特尙書臣頂踵被德臣等聞
之皆感入肌骨比

命下士大夫舉手交慶嘆爲盛事蓋公今年春秋稱
八十矣粵自海宇承平百物充牣國家歲出歲入之
算勾稽至繁而又朝廷時下寬恤之詔賜田租定漕
輓豁災傷頒賑濟皆借籌於司農公晨興入署指畫
口授釐晰不爽銖黍去年秦省告饑

皇上惻然慈軫渙發帑金百萬多方振恤

特命公偕司空沙公往視其事公銜命遄征兼旬而
達秦境乘騎遍歷閭井召集其父老親詢其父子此
離轉徙之狀算口授粟多寡必均而復人諭戶曉以
聖天子焦勞宵旰加惠無已之意一時更生之民無
不感激流涕閱三月事竣反命以黃髮元老馳驅于
炎熇烈日之際而絕無勞苦疾厲之侵非天實祐之
何以得此夫德集于身則天畀之以多福公之所爲
蓄德以備福者固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起家曹郎先後

文貞公集

卷五

三

幾三十載在西曹平反海州疑獄以兩議上請卒從
公議歲庚申建節松威督理芻糗出入安雅沈黎鋒
鏑間不遑寢處者經歲而軍興不缺於供億羌人寇
松龍部署官軍克巴猪里虎等十餘寨眾皆就撫是
冬入覲念採運楠木爲蜀民害特疏請罷其役蒙
恩報可方是時

天子雅注意公欲加嚮用比移節口北治聲益起未
一載而擢入卿寺又一載而特簡開府江右受事甫

五日而晉浙閩制撫府瀕行猶禽治其貪縱不法之
奸而條上其事之宜興革者至今奉爲絜令旣蒞浙
閩則調劑軍民激揚官吏開誠布公殖良鋤莠數月
之內輿情翕然

車駕之南廵也率所屬迎于構李

天語問勞至殷陪扈行在數被召見參餌幣帛珍果
之賜無虛日又頒

御書卷軸扁額及

文貞公集

卷五

七

御製詩一章近侍傳

諭以居官清正特加優賚且謂兩省事繁宜節勞加
餐善自調攝先生感泣不自勝
駕還京師越兩月遂拜尙書戶部之命惟

上知公深故眷遇如家人父子倚任如股肱心膂惟
公感恩思報之切故展布四體而惟力是視精白一
心而終始不渝蓋公之學在淡泊寧靜而其設施在

利物濟時以此答

主知卽以此獲神祐其康強逢吉白首而不衰者天相之矣書曰天壽平格豈特一身之福已哉昔文潞公在元祐初年踰八十外國使至見公于殿門却立改容曰何其壯也蘇文忠語之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壯少年有不如其實穿古今雖耑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真異人也方今海隅日出罔不率俾重譯之使闕下必有觀公之威容拱手嘆異者余雖不文當告以公之壽身壽世爲國宗臣直如周之畢召太公逾百齡而未艾不僅與宋之潞公媲美于史冊也矣余辱交于公久公之司屬將旅進而稱觥於堂而屬辭于余余不能縷述懿行而爲舉其事之大者如此諸君子曰是可以進一觴矣遂書爲序

王農山先生壽序
華亭農山王先生以今年九月稱八十壽長公瑁湖
方奉
命典三秦試次公薛殿橐筆禁近爲史官季公儼齋
則以御史大夫里居侍養三公之門下士謀所以壽
先生者而屬辭於余曰先生齒尊德劭泊然無世俗
之所嗜好獨得公文以頌述懿美庶幾可介一觴余
敬謝不敏復念先大夫之執友在海內者晨星相望

惟先生鉅人長德巋然靈光之獨峙又瑁湖昆季辱
交至篤知先生深者宜莫如書安敢辭先生與先大
夫同官大行重文章敦氣誼當談讌促坐輒舉婁東
吳門雲間諸公著書續言援接後進之事以相鏃礪
繼持英蕩之節奉使三楚偕其地英流名宿酬倡盈
篋衍而他無長物甲午分校京闈少宗伯田遜庵爲
舉首實出先生之門於時先生雅負文望高郵王文
通方典銓極意引先生爲銓曹郎以自助而廟堂特

重直指之選會京庾巡視需人遂用才望命先生往
爬梳宿蠹優恤轉輓條上利弊數十事八九著爲令
甲比報政致勞增秩旦夕且大用顧以兩尊人春秋
高投牒乞養辭意懇惻竟得請以歸自先生歸里越
今三十餘年矣側聞几閣清嚴圖史錯互蒔花治圃
觴詠自適無撻巖架石窮侈極麗之觀無賓蒞雜遝
流連聲伎之習性樂易簡直與人交推誠吐臆雖造
次傾蓋有若久要讀書百卷博覽強記儲於腹笥每

子弟侍側或雜舉史傳辨核疑誤或指述見聞自朝
常國政以及閭巷子弟之變遷士大夫風尚之同異
感今追昔裁量是非家庭燕閒品覈之辭皆足垂勸
戒而裨信史以瑁湖昆季濡染家學先後擢上第蔚
爲名臣余與儼齋同侍講幄者六年且比隣而居文
事商畧常夜分不輟嗣瑁湖入史局發凡起例多所
倚藉薛澱館選余復忝一日之長相得益歡丁卯春

余與儼齋從里中被

召同爲法官讞獄有不當大廷爭執持議輒合余復
覩儼齋出入禁闈受

天子知遇至渥而息深視下無失言失色於人瑁湖
薛澱才望競起竝執恭謹如寒素蓋先生澁服官政
之年優游里舍今齒登耄耄猶修規言矩步之節宜
諸子奉先生家法三命益恭久而勿替有如此其盛
也余聞之謙德之柄也儉德之其也敬德之聚也三
善備而養德養身之道胥具於是然則先生之所以

文貞公集

卷五

四

教諸子其卽先生之謹身節用以自致康強壽考者
乎雲間先哲如徐文貞陸文定董文敏皆以盛名躋
大位享大年今先生之齒業與文貞文敏埒獨壯歲
遺榮疑官秩爲羞緇夫天道嗇於此者豐於彼余知
先生壽考當與陸文定媲美而諸子多賢旣貴且顯
則又直軼前賢而上之矣更二十年先生稱百歲之
觴書得以猶子奉杖履祝哽噎於側是宿昔之私願
與儼齋相訂於直廬者也敢書以爲先生祝

少宰顓菴王公六十壽序

康熙壬午冬

公於巖南閣學士執余四人就試於

上顧問臣玉書曰江南氏族如吏部侍郎王某中允
王某可稱世家今在朝廷列孰與媲美臣奏父子叔
姪兄弟相繼登朝者有之侍郎臣某自其曾祖父爲
明閣臣以來簪纓世嗣代有聞人在朝諸臣未有與
之絜盛者也

文貞公集

卷五

四

上爲嘉歎久之蓋少宰顓菴王公爲

聖心所簡在者非一日矣初任史官時校士山左最
稱得人甫入官坊卽歸侍奉當先生養里居者十餘
年起補贊善以才望視兩浙學政所識拔皆一時通
今服古之士庚午秋復典京兆試事眾口咸翕然稱
服子是

天子深器重公特擢內閣學士時余叨入政地每見

公承

少宰顓菴王公六十壽序

旨詢問應聲而對不疾不徐辭簡而義當

上輒傾聽首肯甲戌夏戶部侍郎缺人非詞臣應遷之官也

上親舉公名温諭褒美遂面奉

簡命公至部適當秦省舉行事例之時日久蠹生詐偽錯出公鈎稽簡籍嚴核虛冒侵牟詭託之弊釐剔一清越五年仍以翰林學士佐典銓事於時孝感澤州兩公先後爲冢宰咸倚公協心舉職己卯庚辰間淮黃失序高堰增築石堤繫河防至重

文貞公集

卷五

三

詔用九列大臣董治其役而公與焉泚河上數月堤工具有次第旋

特旨召還比澤州旣入政府安溪李公代爲冢宰而尙未視事公主持部務澄敘官方準情察理務適於中事有未協卽條上便宜期于疏通無滯由是衣冠傾屬有孝先巨源之譽焉夫公回翔卿貳閱十有餘載海內識與不識無不冀公早躋揆席以膏潤百物

而公之年則已稱六十矣在昔萬厯甲申爲文肅公
卽家宣麻之歲時年甫服官政今歷百二十年公之
聲價才望與文肅公埒而齒則加茂焉朝廷方嚮用
老成欲得黃髮耆艾可畀股肱心膂者以爲巖廊增
重則六官之長台司之寄選賢而任微公其誰屬哉
至於公立朝本末事不勝紀余辱交久知公爲深大
抵以羔羊素絲之操進砥節首公之誠以愛惜人才
之心行正直不阿之法持已至峻而遇物則平滌弊

文貞八集

卷五

四

至嚴而宅心以恕所謂通達治體卓然有古大臣風
概者公眞其人也夫國家中外輯寧兵革偃息惟是
公卿大臣悉以公正平恕爲朝廷斟酌元氣導宣雅
化則舉一世而措諸仁壽之域直指學問事耳則公
之所爲壽身以壽世者其道孰有踰於此乎獻歲七
日當公覽揆之辰長公幼芬太史與申允公竝負詞
垣盛名次公樹仙亦綽有文譽登堂奉觴賓從交錯

余特爲公備述

主眷之隆與世澤之盛而又進而推原於立身立朝
之本於以祝期頤祝霖雨焉所以爲斯世斯民慶不
獨爲公一人慶也

文貞公集

卷五

四



歐陽文忠公集

主眷之隆與世澤之盛而又進而推原於立身立朝
之本於以祝期頤祝霖雨焉所以爲斯世斯民慶不
獨爲公一人慶也

杜遇徐六十壽序

余初入史館卽奉檇李杜遇徐先生之教先生與余同舉于丁酉契分至渥嗣是三十餘年間寓直講筵游歷部務皆與先生相先後而交益親今年十月下泮爲先生六十稱壽之辰浙士大夫謂余交先生深屬余文侑觴以爲桑梓慶余曰先生之享大年備多福豈特一鄉之私慶矣乎竊願有以進也方今

聖天子總攬萬幾修明百職六官之長倚毘爲九重

文貞公集

卷五

四

或擢自外臺或簡諸禁近歷試其行履才畧卓然可膺大用然後畀以樞要之任先生回翔正卿者十年于茲矣初領冬官以艱去閏三載卽家召起厯司寇晉司馬所至蒞事精審克舉其職癸亥甲子間嘗奉命巡視海疆舟車跋涉經行萬餘里熟悉形勢險隘與夫設防制勝軍民屯墾之宜故在中樞能厯舉四方要害不啻指掌比者廟堂加意武臣諸路提鎮以

次入覲先生奉揚

上旨所以獎掖鼓勵之者甚至諸武臣咸凜凜受命
惟謹蓋德望足以服物如此方先生之長秋曹也於
出入比附之際辨核至嚴一時奏讞皆平允得情及
奉詔重修律例先生膺總校之責余亦與焉今同事
者多相繼遷職去惟余與先生雖改官仍領是役先
生延訪僚屬甄明故事以唐律爲原本以明季諸家
箋疏爲依據有三四易藁然後定一律者總仰體
聖明欽恤庶獄至意而一歸於仁恕旦夕是書告竣

先生之所爲助流德化者其澤不益溥乎夫國家當
重熙累洽之會溥海內外罔敢不庭十餘年以來時
和歲豐兵寢刑息爲史冊所僅觀士大夫遭逢盛時
惟是秉持大體崇尚忠厚弼成太和洋溢之治則於
世道人心有深賴焉先生自建議巖廊以及擘畫部
務不立異不苟同力去煩苛斥遠浮薄先生所可人
咸被之以爲榮其所不可人亦不敢以私怨良由至
誠不欺之學平易正直之風感入於人者深故能使

人涵濡厭飫而不自知詩有之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眞先生之謂矣昔宋杜正獻事仁宗朝以直亮忠信
取重天下由樞密拜同平章事清約如寒素名業顯
懿壽躋耄耄論者榮之今先生德量與正獻埒久典
兵柄彷彿宋之樞府

天子倚任嚮用之殷計日當入參大政而年力方盛
視正獻又爲過之豈非昭代休明之運篤生良弼將
俾一世其食太平仁壽之福則天之祐相先生而錫

文貞公集

卷五

四

以純嘏者方如賜谷之初升河流之始潤其爲慶甯
有艾耶諸公曰是可爲先生侑一觴矣遂書爲序

天... 文... 卷... 四... 以純嘏者方如賜谷之初升河流之始潤其爲慶甯
有艾耶諸公曰是可爲先生侑一觴矣遂書爲序

昔曹參爲齊相延膠西蓋公問爲政所宜蓋公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遵其教齊國大治嘗反覆斯言而深有味乎其旨也當孝惠時民之去湯火而登衽席未久也參用蓋公一言而齊七十餘城若赤子之附慈母古之大臣爲天牧養元元安靜無事持大體得人心如此大中丞王公東侯撫齊之五年歲在壬午政修事和人吏安輯冬十月

文貞公集

卷五

五

駕幸德州明年癸未春再舉南巡復歷齊境余皆忝與扈蹕於時長吏之官是士與士大夫之居是邦者下至黃童白叟莫不稱述公之政績亟稱其賢余因詢訪其實則知自公爲政未嘗妄刑一人妄斷一獄也輕徭減賦期於富之灾祲之見告者未嘗不呼籲軫恤也其御僚屬也務成就安全之未嘗以小過輕見彈劾也未嘗輕變一法而弊已革未嘗輕動一眾而利已興其閭里之輕俠瀕海之奸宄屏息而歛跡

亦未嘗搏擊立威也進六郡之髦士而教育之復白
雪書院講道德於其中未嘗以軍府盤錯而輟也未
嘗爲矯矯之行而自敦羔羊素絲之節未嘗樹赫赫
之功而人享舊法先疇之利是以
天子嘉悅獎勞再三爰書治理寬平四大字以賜公
其他詩章箴銘以及尙衣珍饌之屬予賚駢蕃有加
無已蓋嘗論之

國家久道化成太和洋溢四海之內物靡失所

皇上方宏寬大之詔錫蕩平之福則夫藩垣之佐腹
心之臣謂宜廣上德通下情滌除煩苛導迎善氣而
或者猶矯激以立名刻覈以駭眾上負朝廷任使之
意而下使百姓不得遂其生此非細故也惟公含宏
直方敦大博厚不矜名不炫能漠然無爲而四境之
內數千里之地民氣和樂俗用康阜此以知公之嘉
猷善政不可勝舉而寬平兩字之義足以括之惟我
皇上知公之深故評公之確以此風勵有位至諄且

切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
同於公驗之矣抑聞之古之君子愛其人而悅其德
則必願其壽考以享福祿于無窮南山有臺之詩是
也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又曰樂只君子遐不作壽
今年春適公懸弧之辰東土之士大夫謀所以祝公
而致南山之意羣相與乞言於余余惟公保釐之績
既已合於古人故特舉參之相齊以爲言他日參爲
漢相遵何約束百姓歌之曰載其清靜民以寧壹蓋
始終守蓋公之一言而相業遂爲三代以下所稱首
今公簡在

文貞公集

卷五

五

帝心入爲霖兩行見佐

與平陽比烈矣

萬壽無疆及相樂只君子遐不作壽

傳必其壽考以享福祿于無窮南山有臺之詩是

同於公驗之矣抑聞之古之君子愛其人而悅其德

則必願其壽考以享福祿于無窮南山有臺之詩是

侍御曉齋鄭公以六十壽序
侍御曉齋鄭公以康熙丙寅歲除日稱六十壽時公
方官京師而士大夫舉觴稱慶於里者趾相屬也余
於公屬在姻婭知公爲深爲述公立朝立身梗概以
爲公壽可乎公之入臺班也當
聖天子武功者定式遏亂畧之會一切興革事宜自
詔書宣諭外奉

特旨召廷臣集議於闕下公與同官反復辨論皆忝

文貞公集

卷五

五

當治體奏上輒見施行公嘗語余白事期於有濟何
必功自已立名自己成在臺五載所論列當世之務
見於獨奏者什之一而見於合辭奏請者恒什之九
蓋公不矜才不立異事有當否輒與同列昌言之而
大旨歸於尊舊昔李文靖爲相嘗言朝廷防制纖悉
畢具更張一事則所傷多矣惟諸路所上利害一切
報罷差用報國家耳識者以爲名言劉文靖亦言宋
時經變多矣所立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後人

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公之意蓋與軍興時權宜之政既已次第釐革外此則皆諸司舊章宜一切遵守小有扞格稍一增損足矣何紛更爲故公之不以抗激博名高者非不言也所見者遠而所持者大耳澁來制誥之文與典謨並重本朝四十年以來臣下被

恩命者多矣而文辭相襲因仍未改公曰是豈所以重王言尊綸綍乎特疏陳奏遂得

文貞公集

卷五

五

俞旨學使以衡文爲職公請改用詞臣以重文教初格於議未行亡何而吳越之衝公曰吳越以命視學者奉

特旨以詞臣往矣公所言合大體如此督京儲一載飲水懸魚自砥甚厲而恤民惠軍務爲寬大而平事苛摘曰數安本育群然然之世其吳吳師孫更爲對

聖明在上御下以寬屢聖賢軍於此則皆備言善

諭羣臣用和平養萬年之福可以錙銖升斗傷盛治

乎繼公者或用鏤急自見而人乃愈思公云公天性孝友念太夫人春秋高旬月間書問不絕遇羣從推甘讓肥和易溫煦藹然以親方公少時尊入金吾先生與叔父超宗士介兩公狎主文牘闢影園以讌集四方文章聲氣之士一時名宿與公遇者僉謂在紀羣之間而公謙下自牧以父執遇之既貴而不衰以故猶子其五懋嘉及令嗣御六坦公諸君格秉家訓規言矩步絕去高門世祿貴介統綺之習可不謂德

盛禮恭之至者乎夫國家當昌明豫順之世元色蘊隆必得老成耆碩海涵岳峙之人應運而出以持盈滿而戒澆薄而其當大任也類非可以捷得而驟至往往老其才以有爲使少年新進喜事之臣知所取法以佐成盛治蓋天之生才國之養士與士君子之自爲養三者恒相須公之自爲養亦久矣今年躋六十而回翔臺署未加顯擢蓋天之眷公與國家之用公實有意老公之才而不欲其輕試過此以往則一

再遷而卿貳卽以黃髮之元老主持國是於細旃廣
厦之上而茲之稱壽猶日之耀于扶桑方升而未有
艾也

文貞公集

卷五

蓋



再遷而卿貳卽以黃髮之元老主持國是於細旃廣
厦之上而茲之稱壽猶日之耀于扶桑方升而未有
艾也

趙擊之七十壽序
國家受天景命奄有方夏垂四十年薄海內外靡不
嚮風效順而甲寅乙卯之間慎逆負恩倡亂延及閩
粵而關陝巴蜀亦遙相應和以厯廟堂西顧之憂維
時勇畧將軍擊之趙公以甯夏鎮兵直搗蜀險計日
而平慎奏凱之後朝廷念公行間積勞不復任以兵
事遂召入爲鑿儀衛使未幾而公以疾乞歸越數年
爲歲庚午嗣君黃巖總戎寓書京師與余曰家大人

文貞八集

卷五

五

蒙國厚恩獲歸田里以養餘年今且七十矣素辱公
交契願乞文爲壽以博一日之歡余曰唯唯公之勞
勩在國家勲名在竹帛威名在四海雖家世不當事
任然在朝公卿大夫以及四方文武大吏慕公之風
慨樂公之壽考者賀使且相望於道何藉鄙言爲重
雖然知公之悉者宜莫如余其烏可無言猶憶癸丑
秋余請急過津門謁公於幕府公一見握手如平生
歡余竊覩公狀貌魁岸持論慷慨音吐如鐘御下嚴

而不苛三輔盜賊屏迹無桴鼓之警私心嘆曰此真將軍也古稱方叔元老非公而誰而是時寰宇承平車甲衅而不用公在鎮方以經生業督課諸子諸子魚魚雅雅佩服詩書聞余至各出所爲文以相是正卽今總戎君天英暨弟仲君亮公季君旭升也留連三日夕余別而南去別未數月而滇黔之變作矣朝廷遣禁旅數十萬先後環集於楚蜀之境歲發金錢百萬計饋餉相屬而諸軍皆熟視狼顧無有奮戈而

前爲扼吭撫背之計者訖四五載無成功公時奉命提督甯夏奮然曰賊久不滅安用武臣爲雖然兵不精無以克敵而兵不練無以鼓勇於是擇其士卒驍勁者而厚撫之立之程而明示以賞罰豐其資饗而鼓舞其氣勢踰年而得勝兵五千乃拜表首倡入川之議己未冬十月大兵四路分入公先由秦州攻取密樹關扼賊險隘自此攬徽州搏八堵山克畧陽拔陽平關渡白水壩破青川或不當正道攀崖而進以

出賊後或不事舟楫浮江而濟以突賊衝或力戰數
日夜不息或一晝夜潛行數百里而賊不知乘危蹈
險衝枚疾驅直薄成都之郭奪門而入全蜀州郡以
次就平於是乘勝渡金沙江會師雲南

優詔特授公爲兵部尙書總督雲貴時重兵雲集滇
省相持已數月賊據橋樹壘我軍不能進公至親督
將士取南壩玉皇閣進逼新橋復以計從上流濟軍
屢戰獲勝賊力不能支遂內潰逆雛授首滇境底定
公統軍五千不及他路三分之一轉戰七千餘里出
奇制勝前無留鋒復兩省之全疆除十年之逋寇史
冊所紀名將何以加諸捷聞

天子大悅詔錄諸將功而一時議者追論建昌失守
不急救爲公罪竟格賞不行賴

天子明聖念倡議取蜀公實爲首庸滇城旣下廉潔

自持諸將無出公右

特詔還公舊秩頃又

命樞臣條上戰績本末加給世職而公之功遂得鋪張揚厲於廟堂之上以顯著於天下噫公雖中遭謗忌不克自明而

天子知之天下知之其亦可無憾於衷也矣昔晉欲取吳以龍驤將軍王濬督益州造樓船數年爲進取之計及兵行當受王渾節度濬順流而下渾邀止之不得揚帆徑造建業受孫皓降而渾恨之欲奪其功渾宗強而濬不敵嘗懷憤懣客謂之曰君侯當角巾

文貞公集

卷五

五

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卽有問者第言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臣何功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渾能無愧乎濬深謝其言今公平瀆之功過於濬之滅吳而忌公者不止一渾公拂衣歸里處之恬然而

當亡卒爲公白之然則公之居功高於王濬而

聖天子之聰明神武遠軼百代此國家太平之所以垂于奕禩而勲貴之臣亦得長享福祿于無窮者歟夫功高而不伐德厚而不矜退居林野而係朝亡之

安溪李太母吳太夫人八十壽序

安溪厚庵李公與余同生於壬午同起家翰林爲學士交誼至篤太君吳太夫人長于吾母一歲今年春正月下泮爲太夫人八十稱壽之辰余聞之不禁矍然喜也士大夫叨荷國恩致身通顯幸而大官之祿逮養其親固生人之至樂而爲之親者往往以白首里居爲安而不克就養於邸舍屈指二十餘年間太夫人嘗一至京師吾母雖三至而閱歲卽返余與公

文貞公集

卷五

六

每一過從輒起居堂上聞無恙則手額交賀陟岵瞻望之情彼此同之今日登堂慶太夫人之大年且冀錫類之德及於吾母則執爵而致辭者宜莫余若矣夫太夫人天下之賢母也于歸之始事尊章以孝聞贈侍郎先生性剛直以嫉惡過嚴爲羣小所忌太夫人劑以寬容溫厚能得里黨之和閩地山海險阻爲巨寇所盤穴順治初無日不尋於鋒鏑太夫人當危困時深明忠孝大節不以患難利害稍怵於心日夜

佐先生課諸子誦讀不輟而先生教公兄弟具有家法故公成進士時學至博且醇六經之文皆背誦無疑滯圖書律厯象數之旨研索如判黑白而於宋諸儒道術源流尤辨晰精切一以考亭爲宗蓋學有根抵如此三逆之相繼煽亂也閩嶠道隔道邇震驚公時居里門遣使懷蠟丸間關入告具陳賊可滅狀自是大軍深入逆氛遂平惟時太夫人身處重圍嘗述國初殲寇舊事以正言堅公報國之心以散家財激

宗族鄉閭協力普守之志蕩平以後衣冠糜爛獨公家無淄磷則太夫人克持大義勗子以成忠孝豈區區紆朱紫奉鼎鐘爲念者之所可比擬乎公久侍講筵承顧問出而納言佐樞皆卓有建樹其數言天子嚮用至殷而太夫人亦時時傳語無以內顧分任職之念公仲弟已成孝廉叔季皆有聲庠序而公之子又新舉於鄉侍養有人故公不敢遽請歸省而獨嘗過余寓舍各言其私竊謂功令惟獨子許侍養

以子情而論親一而已雖百子無可代者且律言父母年八十家無以次待丁棄而之任者有罰則雖有次丁而願告養者當在所不禁第律無明文耳

聖天子方以孝治天下萬一曲体人子之私凡親年八十以上欲離職侍養者聽則我一人陟屺瞻望之情庶幾其可立慰也矣太夫人飲噉方健率女婢親絡綿苧至今不衰公當軸枋政更十餘年而後色養未晚余濫竽日久且夕得歸子舍願二十年後爲太

文貞公集

卷五

三

夫人稱百歲之觴而吾母亦邀餘庇享有大年所謂人子之情無有已極者或天其佑相之乎銀臺宮公定庵將偕庚戌同譜諸公爲太夫人壽聞余之言謂有當於太夫人之德而竝可以稔公之孝恩也遂書爲序

次丁而願告養者當在所不禁第律無明文耳

聖天子方以孝治天下萬一曲体人子之私凡親年八十以上欲離職侍養者聽則我一人陟屺瞻望之

情庶幾其可立慰也矣太夫人飲噉方健率女婢親絡綿苧至今不衰公當軸枋政更十餘年而後色養未晚余濫竽日久且夕得歸子舍願二十年後爲太

江自岷山導源迤邐數千里而至京口兩岸崖壁嶂
峽紆青縑白奚翅萬里其特立中流不爲怒濤奔浪
所摧崩圻泐屹然終古長存者蜀之濫頊章之小孤
京口之金焦而已金焦兩山翠律相望較濫頊小孤
之獨立爲尤奇而金以麗勝焦以幽勝氣象各有取
焉蓋濶之爲州瀕江瞰海而焦山獨挺結於百派同
歸萬峰欲盡之地以淳以峙以筦元氣而鑰神州漢

文貞公集

卷五

奇

有焦處士者肥遯離俗嘗結蝸牛廬于茲以徜徉肆
志其間巖崖層矗竹木繁陰梵宇琳宮復與山水爛
雲相掩映動盪空明晶然靈異固非羣山可得而比
擬者但以僻近海隅商賈仕宦之所不至間有耽奇
好事孳舟來游亦莫克摹碑版考圖牒徧覽斯山之
名勝故雖秀絕寰區而書志缺有間矣余少讀書山
中嘗謂茲山不志雅稱處士藏名意顧名山洞隱初
不待表見于一時而終使其沒焉不彰亦後來之恥

也既而備官

禁輦未嘗不南望雲巒時繫於懷碩庵禪師主定慧
寺有年承其祖古樵上人之志與邗江謝笠庵山陰
潘仲甯同輯爲焦山志凡若干卷以求序于余披覽
一過爲之色喜余向者故屢欲從事誠懼考訂弗詳
今師以空山一衲乃能博采圖經史集碑銘文翰以
富其材尊

宸游崇虛士以正其體獎善錄長祛浮辨僞以精其

文貞公集

卷五

壹

識博而不繁質而不俚居然可傳之書也試鏤以行
之則人人几席間現一焦山莫不欣欣然動游覽品
題之興邃古幽光一朝煥發卽金山未易定其甲乙
謂非斯志之大有功歟山舊稱樵山以處士居之故
名歷今二千年來仙真之栖託金石之鐫題銷沈漫
滅不克與處士高風並著者蓋不知凡幾得斯志而
傳之永久又奚獨山之厚幸也哉

